

十二個月

馬爾夏克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

十二個月

馬爾夏克著
孫家琇譯



書號409

十二個月

著者 蘇聯馬爾夏克

譯者 孫家琇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經售 新華書店

印刷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字數61,000

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版

印數1—18,000

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內 容 提 要

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，受繼母和姐姐的虐待，在大年夜還到森林裏去撿柴。另一個同樣年紀的女孩子，却是這個國家的女皇，她說的話就是法律，誰也不敢不聽。小女皇不相信季節的自然規律，下令說誰能採到雪球花就有重賞。雪球花是四月裏開的，冬天哪有這種花！女孩子的繼母和姐姐貪得重賞，逼着她到森林裏去採。善良的女孩子在森林裏遇到十二個月神，由於他們的幫助，得到了幸福。貪婪兇狠的女皇、繼母和姐姐受到了應有的教訓和懲罰。

本書原由三聯書店出版

С. МАРШАК
ДВЕ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
ДЕТГИЗ, МОСКВА, 1948

目 次

人物表	1-2
第一幕	3-17
第一景	3
第二景	13
第二幕	18-36
第一景	18
第二景	23
第三幕	37-54
第一景	37
第二景	41
第四幕	55-88
第一景	55
第二景	77

人 物 表

狼。

烏鴉(簡稱烏)。

第一松鼠(簡稱鼠甲)。

野兔(簡稱兔)。

第二松鼠(簡稱鼠乙)。

繼女兒(簡稱繼)[⊖]。

士兵(簡稱兵)。

正月(簡稱正)。

二月(簡稱二)。

狐狸(簡稱狐)。

女皇(簡稱皇)。

數學和書法教授(簡稱教)。

宰相(簡稱相)。

老婦人(簡稱婦)。

[⊖] 原文係指前娘的女兒。——譯者註

老婦人的女兒(簡稱女)。

其他月份們(簡稱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)。

西方國大使(簡稱西)。

東方國大使(簡稱東)。

皇宮侍女(簡稱侍)。

皇家侍衛隊隊長(簡稱衛)。

皇家檢察官(簡稱檢)。

御花園總管(簡稱花總)。

其他：侍衛隊的軍官，年輕的兵，客人們，音樂家們，朝臣們，小侍從們，花匠們，侍從們，宮女們，馬車夫，衛隊們。

第一幕

第一景

樹林裏一塊舒適的空地，潔白的雪高低起伏地堆着，樹上也蓋滿了軟的雪片。四周很安靜。開幕後幾分鐘，全景顯得十分沉寂，慢慢地一道光綫在雪上移動着，於是順序地照見了藏在樹叢中的、正在往外看的灰白色的狼頭，照見了站在一棵松樹上的烏鴉，和蹲縮在一個樹幹的窟窿上面的樹叉中間的松鼠。隨着，沙沙的走路聲，翅膀的拍擊聲，乾樹枝被壓折聲，都聽到了。樹林中開始活躍起來。

狼：噢！唔，噢唔……唔！哼！這樹林子看起來好像什麼也沒有，這地方空啦，像一塊沙漠啦！可是你們騙不了我。我知道野兔子就離這兒不很遠，松鼠在樹窟窿裏，烏鴉在樹枝兒上，鵲鴉們在雪堆底下。

噢、唔、唔！我多麼想把它們都吃掉！

鳥：呱！呱！呱！你不能把每個人都吃掉！

狼：你放屁！我餓得肚子直轉筋，牙齒直打戰！

鳥：呱呱！走你的路吧，外路人！走開了就少給自己惹大禍！我是一個快眼睛的烏鴉，我站在這棵樹上可以看到三十里遠。

狼：那你又看見什麼啦？

烏：呱呱！我看見一個大兵正沿着這條路來啦！他的背上背着打狼的槍，他的腰裏掛着殺狼的劍。呱呱！你到哪裏去，狼啊？

狼：老東西，你絮絮叨叨的叫我討厭。我去找個安靜些的地方。（跑走）

烏：呱呱！真把你嚇住啦，你這個灰狼皮嚇得溜跑啦？對，愈往樹林子裏頭跑就愈保險！哼！這回我可把你給騙啦。大兵才不是來打你的，他是來弄杉樹的，他身後頭還拉着一個雪車呢。呸！好冷的天！今天晚上是大年夜，我們可真嚐到了新年的冷勁兒啦，到處都聽見冰凍咔嚓響。我要是能張開翅膀，飛上幾圈暖和暖和又有多好。可惜我太老——太老啦！呱呱！（它藏到樹枝後面去，一個野兔子跳到空地上。在樹上靠近窟窿，另外一個松鼠在第一個松鼠旁邊出現。）

兔：（拍着前爪）我的天，好冷呵！冷得你喘不過氣來，冷得你的腳一邊跑着一邊就凍在雪裏頭。來呵，松鼠們，咱們做遊戲吧，來玩‘燒火’。

鼠甲：好吧，兔子，誰先‘燒’？

兔：咱們點‘斜眼’點到誰就是誰。〔譯者加〕

鼠甲：好，依你的。

（用右爪輪流指點着）〔譯者加〕

斜眼斜眼要小心，
別給餓狼狗熊留脚印，
若是你穿上大套鞋，
你那兩條彎腿就送了你的命。

一、二、三、你跑不掉，看你怎麼燒！〔譯者加〕你燒吧！（指兔子）

兔：（向前一步，兩隻松鼠站在它後面）

火呀，燒得高，

火燄，滅不掉！

鳥們都在唱，

鈴鐺都在響。

鼠甲：逮我，兔子！

鼠乙：你一輩子也逮不着我。（兩隻松鼠從兔子的兩邊跑過，又在雪上跑來跑去，兔子追它們。在這番賽跑的當兒，一個小姑娘——繼女兒，拉着一輛雪車走到空地上。她戴着一個破舊頭巾，穿了件舊短外套，一雙破靴子，一付破手套。她的腰帶上插着一把小斧頭。在兩棵樹中間停住後，她偷看着那只願賽跑而沒有看到她的鼠、兔們。松鼠們一直跑，跑到一棵樹上沒有被兔子抓住。）

兔：你們往哪兒跑？你們不能那麼來——那不公平，我不跟你們玩啦！

鼠甲：上來呵，兔子，往上跳呵！

鼠乙：對啦，往上跳！

鼠甲：把尾巴使勁一甩，你就上來啦！

兔：（幾次試驗着跳，都失敗了，可憐相地）我的尾巴太短呵！（松鼠們大笑。繼女兒也大笑，松鼠和野兔們發現了她，一溜煙地不見了。）

繼：（用手套擦着眼睛）噢，我的天！我從來沒聽見過這麼逗人的話！別看天這麼冷，我渾身都笑熱啦。

它說了‘我的尾巴太短呵！’一個字都不差。要不是我親耳聽見的，我真不會相信。（一個士兵走到空地上，他要帶開繫着一把斧頭，手裏拉着一輛雪車，他已經不太年輕，他有着大刺蝟鬍子，而且整個的印象是：他好

像已飽經世故。)

兵：哈囉，我的漂亮人兒！什麼事叫你這麼開心呵？你是找到了寶藏啦，還是聽到了什麼好消息？（繼女兒笑得前仰後合的只能無力地向他搖手）喂，告訴我什麼事兒這麼滑稽！也許我也可以陪你笑笑。

繼：你準不信我的話。

兵：那倒不一定。咱們當兵的人，倒是聽過、見過不少的事咧，咱們能相信人家，可也不許人家騙咱。

繼：就在這塊地上，剛才有個野兔跟兩隻松鼠在玩‘燒火’。

兵：真的嗎？

繼：我敢發誓！就像咱們的孩子們在街上玩的一樣。‘火呀，燒得高——火燄，滅不掉！’野兔拚了命地追松鼠，可是——嗖！它們都上了樹啦。那還不說，它們還在樹上逗弄着。‘上這兒來呵，往上跳呵！’

兵：它們是用咱們的話說的麼？

繼：就是嘛！

兵：你能知道什麼！

繼：你看，你不信我的話罷。

兵：今天能不信你的話？不，不。你不是也知道今天剛好是送老年，接新年的一天。我聽我爺爺說過，像今天這種日子什麼希奇事都能有，你得把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別錯過去。看見了松鼠和兔子們玩‘燒火’還不算希奇，年三十晚這天還有更希奇的事哪！

繼：什麼事呢？

兵：我爺爺告訴我，在年三十這天，有一回，他碰到了一年十二個月在一起。

繼：真的？

兵：我敢打賭！那老頭子一陣子看見了整個的一年，冬天、夏天、春天、秋天都在一個時候看見的。那事情真希奇呵，他過後一輩子也忘不了，他把這事告訴他的兒子，又叫他兒子告訴他孫子、重孫子輩們。因此我就知道了這回事。

繼：可是我真不明白冬天、春天、夏天、秋天怎麼能湊到一塊呢？那簡直不可能嘛！

兵：嚶，我說出來的就是我知道的。可是，這麼大冷的天你出來幹什麼呵？我麼——是上邊下了命令，派我來的。你呢？誰派你來的？

繼：我反正不是自個兒甘心樂意來的。

兵：你幫人家幹活嗎？

繼：不，我在家裏呆着。

兵：那你媽怎麼會許你出來？

繼：要是媽活着，她才不許哪，可是我後娘——她叫我出來撿柴的。

兵：唔，我懂嘍，原來你是個孤兒？怪不得你穿了這一身破爛衣服，我準知道大風都能把你吹透了。來，我先幫你一把，回頭我再幹我自個兒的事。（士兵和繼女兒撿柴，並且堆在女孩子的雪車上。）

繼：你是來幹什麼的呢？

兵：我一定得爲一個大宴會砍棵杉樹，要砍這樹林子裏最好的杉樹，又高又直又綠，旁的樹都比不上的才成。

繼：你是替什麼人砍呢？

兵：替什麼人？當然是女皇啦。明天皇宮裏要來好多客人，我們導給他們弄點希奇的過年玩意兒。

繼：你們的樹上要掛些什麼東西？

兵：跟旁人家一樣。各式各樣的玩意兒，小裝飾品，不過旁人家是用亮紙、顏色玻璃做的，我們却用金子、鑽石做，旁人家的娃娃兔子是用粗布做的，我們却用緞子做。

繼：你的意思是說女皇到今兒個還在玩娃娃？

兵：爲什麼她不興玩呢？她儘管是位女皇，可是她比你大不到哪兒去呀。

繼：我好幾年不玩娃娃啦。

兵：你當然是太忙啦，她的閒工夫可多着哪。再說她也沒個人管束着她，自從老皇上、皇后死了，她倒成天價管旁人啦。

繼：那麼說，女皇也是個孤兒？

兵：像是那麼一回事。

繼：我真替她難過。

兵：誰說不是呢？她身邊上也沒有個會教導她的人。得，你的活兒算幹完啦。這麼多柴火，夠你燒一個禮拜的。該是幹我那樁事啦，得，去找那棵樹，要找不到哇，咱那腦袋就要保不穩啦。咱們那位孤兒可不是好惹的。

繼：就跟我的後娘、後姐一樣。隨你費多大勁兒你也討不了她們的歡喜。隨你往哪條路走，她們也要說你走得不對。

兵：別發愁，你反正不會一輩子都受她們的氣。你才這麼一點年紀，你往後準有好日子過。你就看我們服兵役的吧，年限夠長的是不是？不過那也總歸有個完。

繼：多謝你的好話，多謝你幫我撿柴，今天我的活兒完得真早。現在我

指給你一棵我知道的大杉樹吧，也許剛好合你的用。那棵樹可真漂亮，樹枝子一個跟一個地配着對兒。

兵：你能領我去看看，我太高興啦。這樹林子你倒真熟悉，怪不得松鼠和兔子們玩‘燒火’也不躲着你。（把雪車留下，兵和繼女兒由樹縫中消失。舞台空了一會，於是兩棵蓋滿了雪的老杉樹樹枝被分開，兩位高大的老人——十二月和正月出現。正月穿戴着白皮衣帽，十二月穿黑白條紋的皮衣服，戴着滾黑皮邊的白帽。）

十二：到了，哥哥！你把一切都接管了吧。我想樣樣都很整齊，雪下得很夠，已經蓋到樺樹的腰，漫過了松樹的膝頭。霜要是多下點，倒不會有害處，這些日子我們多半是在雲彩下面過的，你管理的時候可以多把太陽請出來陪着玩玩。

正：謝謝你，兄弟。我一看就知道你的活兒幹得不錯。你湖上和河上的冰凍得怎麼樣？結實不結實？

十二：還夠結實，不過再多凍一凍也不壞。

正：我再給凍一凍，交給我辦沒錯。那麼樹林子裏的百姓該怎麼樣？

十二：該怎麼樣就怎麼樣。該睡覺的都在睡覺，不該睡覺的——不是東蹦西跳，就是到處遊逛。我頂好把它們叫來讓你過過目。（拍着戴手套的手，狼和狐狸從樹縫裏往外看，松鼠們在樹枝上出現，一個野兔跳到空地當中，其他兔子們的耳朵在雪堆後面搖動。狼和狐狸見了小野獸們眼紅，想跳過去抓它們，正月用手指點着警告它們。）

正：你想什麼心事，‘紅子’？還有你‘灰子’？你們以為把兔子們喊了來是爲了你們的好處？不，不！你們得自個兒想辦法找吃的，我們是爲了要數一數所有你們這些樹林子裏的百姓：野兔們、松鼠們，還有

你們這些尖牙齒的傢伙。(狼和狐狸屈伏下去，老人們不慌不忙地數野獸們。)成啦，你們都被點過數啦。你們可以回家去或是辦公事去吧。(獸們都走光)現在，兄弟！咱們該爲了過年準備準備啦，把這樹林子裏的雪蓋上一層新鮮的，這些樹上再洒點銀光。你把你的袖子搖搖罷，你還是這兒的主人哪。

十二：不嫌太早些嗎？離天黑還有會兒工夫呢，那兒不是什麼人的雪車嘛，那就是說還有人在這樹林子裏閒逛。我要是下陣雪把道路都蓋上，他們就找不到出去的路啦。

正：你用不着一下子把你剩的雪都洒下來。先刮一陣小風，再飄上幾片雪，客人們就會想到是該回家的時候啦。你要是想法子催催他們，他們撿柴火，撿松球，怕要呆到半夜。這些世上的人們總是要這個要那個的。

十二：好吧，咱們輕輕地來吧。

聽着呵——風和雪，
刮一陣，再飄一飄，
所有的寬路和小道，
請你們都蓋好。
走路的，坐車的，
都不許來打擾。
今天年終除夕夜，
隨他是人或是鬼，
樹林裏道路找不到。

(在雪的掩護下兩位老人和樹木幾乎不容易分辨。繼女兒和士兵又回到空地

來。他們費力地走過雪堆，他們一面拉着一棵大樹，一面設法遮住臉，避免迎面打來的雪花。)

兵：我的天老爺，又下起雪來啦。真是年三十的大風雪哪。我什麼都看不清啦，咱放在這兒的雪車呢，在哪兒啦？

繼：你看，不是在這兒嗎？——這兩個雪堆，這矮的長的是你的，那短點高點的是我的。(用一根樹枝把雪車上的雪掃開。)

兵：我來把樹捆在雪車上，咱們就得走啦。可是，幹麼要你等我呢？穿着那點衣裳你還不馬上凍僵了，呦！呦！風可真夠硬呵。

繼：我不要緊，我凍慣啦。(幫忙士兵捆樹。)

兵：哼，成啦，捆得不錯。現在我在前頭走，你跟着我的脚印兒，那你就會好走點兒，咱走吧。

繼：走吧。(吃驚)呵呀！

兵：什麼事呵？

繼：你看，有兩個穿皮衣裳的老頭在那兒站着呢，就在那些松樹後面。

兵：什麼樣的老頭兒？在哪兒？(往前走了一步，樹兒合攏來把老人擋住了。)一個人都沒有。你竟見神見鬼的，那不就是些杉樹嗎？

繼：我發誓我看見他們啦——兩個老頭穿着皮衣裳戴着皮帽子。

兵：今天連樹都穿衣裳戴帽子。咱們快走吧，你照直裏瞧着走。大年三十在樹林子裏，又是雪又是風的，再嚇人的東西也碰得見。(繼女兒和士兵下，正月和十二月從樹後出現。)

正：他們走了吧？

十二：走了。(用手遮着眼睛)都走了很長一段路啦，我看得出來他們正在下山坡。

正：哼，看樣子他們是你最末後的客人，今年這樹林子裏不會再有人來啦。咱們把兄弟們都召喚來點上野火吧，咱們把樹熬了作膠，用蜂蜜來釀酒。

十二：誰來撿發火的木柴呢？

正：咱們冬天哥兒們。

十二：誰來點火呢？

（樹林中聲音：春天的哥兒們。）

十二：誰來煽火呢？

（聲音：夏天的哥兒們。）

十二：誰來熄火呢？

（聲音：秋天的哥兒們。）

（遠遠地樹林人物們在樹中間跑來跑去，樹枝中間到處閃着亮光。）

正：我說，兄弟們，看樣子該來的都到齊啦。把樹林子封鎖起來吧，不許出出進進的啦。

十二：好吧，我來封。

冬天的風暴，白又狂，
鞭打着雪花到處揚。
叫它直打旋兒，
讓它直打轉兒。
跳一個激烈的舞團團兒，
用你的外衣鋪滿大地，
樹林的周圍雪堆成牆，
拿好了鑰匙，